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 著

言语意味着什么

——语言交换的经济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言语意味着什么

——语言交换的经济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褚思真 刘 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法)布尔迪厄著;
褚思真,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7-100-04372-7

I. 言… II. ①布… ②褚… ③刘… III. 社会语言
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861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ÁNYǔ YÌWÈIZHÈ SHÉNME

言语意味着什么

——语言交换的经济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褚思真 刘 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372-7/H·1096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1/8

定价:13.00 元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de Pierre BOURDIEU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 1982

根据法国法雅尔出版社 1982 年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目 录

导言	1
第Ⅰ部分 语言交换的经济	5
1. 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15
2. 价格形成与利润预期	49
第Ⅱ部分 言语与象征性权力	81
1. 权威化的语言:使仪式性话语有效的社会条件	85
2. 制度的仪式	97
3. 认同与表征:对地区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所需 要的元素	111
4. 描述与规定:可能性的条件与政治效力的限制	122
第Ⅲ部分 对话语的分析	135
1. 审查与塑形	138
2. 宏大话语:“关于对《读〈资本论〉》的几个评注”的 若干社会学思考	171
3. 科学性的修辞:对关于孟德斯鸠效用的一种分析 的论证	179
注释	188
译后记	219

导 言

在《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Essa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Grandeur in Philosophy*)中,康德设想了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而又力争十二分程度的兄弟之爱的人,与另外一个有三分程度的吝啬并且有能力达成七分程度慷慨目标的人——而这个人只做出了四分程度的慷慨行为——相对比。他得出结论,虽然按照行为来衡量——二比四——前者不可辩驳地要比后者低劣,但实际在道德上,他比后者更为高尚。我们或许应该使用一种类似于此的算术式的价值评估来评判科学著作……社会科学明显是处在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的阵营里,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以康德的方式来将它们必须克服的社会力量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无疑就能够更为准确地对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当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其影响遍及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特殊目标时,这一点就更确真无疑了。这种特殊的目标,即语言,是整体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绪尔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其所有内部社会变量的排除而建构起来的;或者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它是由赋予语法的形式属性以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损害了功能性限制——而建构起来的。

在这种学术研究成为流行时尚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

2 言语意味着什么

的工作——即以确立“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为目的,停留在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方法论的“解读”之上的研究(所幸它没有发表)。因此,对于这一具有至高权力的学科所施加的最为可见的支配性影响,我可能比别人更为敏感,无论它是涉及理论著述的文字手稿,还是按照表面意义对概念所作的机械转换,或者是所有不假思索的借用——这种借用割裂了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与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导致了一种预料不到的、有时是荒谬的再解释——所作的机械转化。但是对时髦品味的反抗,绝不是一种注定要认可无知的拒绝:最初是索绪尔的著作,然后是——当我开始接近于察觉到作为执行的话语(和实践)模型的不足之处时——乔姆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认识到了生成性倾向的重要性)^①,在我看来就是包含一些基本问题的社会学。

这一点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即除非我们超越作为纯理论的结构语言学意图之中所固有的限制,否则这些问题就无法发挥它们全部的影响。现代语言学的全部命运实际上是由索绪尔的初创行为(*inaugural act*)所决定的;通过这种初创行为,他把语言学的“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区别开来,并且通过为后者保留语言学的头衔,排除了所有在语言与人类学之间确立一种关联的研究,排除了讲说它的人的政治历史,甚至是语言讲说区域的历史,因为所有这

① 关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1957年乔姆斯基在荷兰出版的《句法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与结构主义背道而驰的生成语法。他主张语言学家应当把研究对象从语言转向语法,研究范围应从研究语言的使用转为研究语言能力,研究目标应从观察现象转为描写和解释现象,研究方向应从处理语言素材转为评判语法假设。他由此掀起了语言学界的革命。——译者

些事物不能对语言知识本身有所增益。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被假定为源自语言被赋予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是相对于该种语言生产、再生产和使用的社会条件而言的),但它如果不实施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将一种科学性的表象赋予给对历史产品的自然化,即赋予给象征性的对象,它就无法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科学。语言学场域之外的音韵学模型的改变,对各种象征性产品、亲属关系分类体系、神话系统或者艺术作品而言,具有使其初创过程普遍化的效应,正是这种初创过程通过把语言方式与其生产和运用的社会条件分离开来而使得语言学成为了最自然的社会科学。

不言而喻,不同的社会科学对这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①也具有不同的先天容纳倾向。将人类学家与其对象联系起来的特定关系,以及由其外部观察者的地位所赋予的“公正的观众”的中立性,使人类学成为其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当然,还有艺术或文学的历史传统:在这一领域,引进一种预设了功能的中性化的分析方法只能是使感知艺术作品的模式变得神圣化,而这种模式总是要求鉴赏家的、即“纯”的和纯粹的“内部”性情倾向,而排除任何对“外部”因素的“还原性”指涉。因此,颇像是另外一个理论分支的祈祷轮(prayer wheel)^②,文艺符号学把对艺术著作的膜拜抬高到了理性的层次,而同时又没有改变它的功能。在各种情况中,社会都

① 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在阿凯亚人进攻伊利昂城时,奥德修斯献计造了一只大木马,内藏伏兵,特洛伊人把木马拖进城,结果阿凯亚人里应外合,攻打下了伊利昂城。后来特洛伊木马常被用来比喻运用某种加以掩饰的手段,隐蔽地引进一些东西。——译者

② 即喇嘛教徒所用的、刻有祈祷文的祈祷轮,又称地藏车。这里比喻有促进作用的东西。——译者

4 言语意味着什么

被排除在外——这使得语言或者任何其他象征物都被当作了其自身的终极目标——这颇有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功,因为它赋予以纯粹内部分析和规范分析为特征的“纯粹”实施以一种没有结局的游戏的魅力。

因此,推导出这一事实的所有结果就成为必要了;而这些则被语言学家和他们的模仿者强有力地压制了,以致如《普通语言学教程》所断言的,“语言的社会属性是其内部特征之一”,并且社会的异质性都包含在语言之中。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事业当中所包含的风险,这种风险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粗糙,因为对这种粗糙可以进行最为严格的分析;这种分析能促成被压抑之物的回升,但这也是它受到指责之处。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在接受一种较低的区分性(distinction)利润的同时,选择为真理付出较高的代价。

第 I 部分 语言交换的经济

社会学的确立是通过客体建构的运作过程而实现的,只有通过揭示自己借以确立的客体建构的运作机制,以及自己的基本概念产生与流通的社会条件,社会学才能把自己从所有形式的支配——今天,语言学及其概念仍然在对社会科学施加着这种支配——中解放出来。从名称上看,语言学的核心意旨即唯理智主义哲学 (intellectualist philosophy),它把语言看成一个沉思的对象,而不是行动与权力的工具。由于人们接受了语言学的这一核心意旨,语言学模型便被如此轻易地被移植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场域中来。接受索绪尔的模型及其预设也就意味着要把社会世界看成一个符号交换的领域,并且把行动简化为一种交流行为,如同索绪尔的言语 (parole)那样,这种交流行为注定要被一种符码 (cipher) 或代码 (code),即语言或文化的方式所破译。¹

为了与这种社会哲学划清界限,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把社会关系——甚至支配关系——看成象征性交换,也就是说,把它们看成是隐含着认知与承认的交流关系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这种绝妙的交流关系——语言交换——也是一种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言说者之间或者其各自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正是通过它才得以实现。简而言之,要发展一种关于符号交换的经济,我们就必须超越经济论与文化论之间那种通常的对立。

每一次言语行动,而且更一般地讲,每一次行动,都是一种事件的结合,即彼此独立的因果系列之间的一种遭遇。一方面,存在

着已经被社会建构好了的语言惯习的固有配置,它暗示着一种言说或者讲述确定事物的特定倾向(表达性利益)和一定的言说能力,这种言说能力既包括生产无数语法正确的话语的语言能力,也包括在确定情境中充分运用这一能力的社会能力。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语言市场的诸种结构,它们把自己作为特定律令和审查制度的体系而施加影响。

作为语言惯习与它们为之提供产品的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语言生产与流通的简单模型来说,它既不寻求对关于这种代码的严格的语言学分析提出挑战,也不寻求取代它。但它确实使我们能够理解,当语言学只依赖于所涉及因素中的某一种时,它所遭受的那些错误与失败。它依赖的这种因素,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能力,它被抽象地予以界定,而忽略了它所产生的其中的社会条件的所有因素。它竭力在其所有的并置的单一性(conjunctural singularity)中对话语作全面的说明。事实上,只要语言学家们还没有认识到构成其科学的这种局限性,他们就只能无望地在语言中寻找某种实际上是印刻在社会关系中的东西——而语言正是在这些社会关系内部发挥功能的,或者说他们是在从事一种社会学的工作但却对此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冒着一种风险,即在语法本身中去发现其自发社会学无意中引入语法的某种东西,而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语法仅仅给予了意义很不完全的界定:只有在与市场的关系中,话语意义的完全确定才得以发生。构成关于意义的实践性定义的一部分(而不是最少的)决定因素是自动地并且是从外部来到话语中的。在语言流通中引发的客观意义首先是以区分性价值

8 言语意味着什么

(distinctive value)为基础的,这种区分性价值来自言说者们在语言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有意无意建立起来的关联;其中,语言产品是由一位具有社会特征的言说者所提供的,而其他产品则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空间里被同时提供的。这种客观意义还基于下面这一事实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语言产品只有当其被作为一种信息来对待时,也就是说,只有当其被解码时,它才会作为信息而被完全认识到。与之相关的事实是,那些以其对所提供产品的创造性占有而接受信息的人,他们所使用的解释图式可能会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不同于那些对这种信息的生产起指导作用的解释图式。通过这些不可避免的影响,市场不仅在塑造象征性价值方面发挥着作用,而且还在塑造话语的意义方面起着作用。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对有关风格的问题进行再检验:这种“对语言常规模式的个体偏离”,这种其去向是为话语赋予其独特属性的专门化的精工细作,是一种此时此刻感知着的(being-perceived)东西,它只是在与正在感知着的主体的关系中存在,它被赋予了各种区分性倾向,这就使其能够在不同的谈吐方式,即独特的言说风度之间做出区分(distinction)。因此,不管它是一个关于诗的问题(与散文相对),还是一个关于特定(社会的、性别的、代际的)阶层的词语选择问题(与另一阶层的措辞相对),风格都只是在与能动者的关系中才存在,这些能动者被赋予了感知与欣赏的图式,从而使其能够把风格构造成一套汇合起来理解的系统性差异。在语言市场上流通的并非是“语言”本身,而是以风格来标定的话语,这既指其生产的方面,即每一言说者都从普通语言中形成

了一种个人语型(idiolect),也是指其接收方面,即每一接收者都通过把构成其单独的以及集体经验的所有东西附加于信息之上,从而有助于生产他所感知和欣赏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谈到的关于诗的话语的见解延伸到所有话语中去,因为当其成功时,它最高程度地表现了下述效果,即把那些个体之间各不相同的经验唤醒。如果说,外延代表着“对所有言说者来说都共同的稳定部分”,²而内涵与之相反,指的是个体经验的单独性,那么这是因为,内涵是在一种具有社会性特征的关系上形成的,而信息的接收者们则把其象征性占有手段的多样性引入到这种关系中来。交流的悖论是,它预设了一个共通性的媒介。但是,正如我们在某种限定性案例——其中,就像在诗中常见的那样,其目标在于传递情感——中所清楚地见到的情形,这一媒介只有通过引出与复兴那些独特的、并且因为独特而被社会所标示了的经验时才能发挥作用。在辞典中那些通用词语——作为各种实践关系中性化的产物,它们在这些实践关系中发挥着作用——是不具有社会性的存在的:在实践中,它总是与各种情境掺杂在一起,以致它在形形色色的市场中所保持的相对不变的核心意义有可能会不为人们所注意。³正如旺德里埃斯^①所指出的,如果词语总是立即呈现出其全部意义的话,那么话语就将成为无休无止的双关语了。但是,就像法文动词“*louer*”(租借,源自“*locare*”)和“*louer*”(赞扬,源自“*laudare*”)的情况那样,如果它所带有的所有

① 旺德里埃斯(Joseph Vendryès, 1875—1960),法国语言学家、古典语言和居尔特语专家,主要从事普通语言学和印欧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中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语言论》、《古爱尔兰语语法》等。——译者

10 言语意味着什么

意义都是完全独立的,那么所有的双关语(尤其是意识形态类的双关语)都将不可能存在。⁴ 一个词语的不同意义是在其不变的内核与不同市场的特定逻辑之间的关系当中被界定的,它们本身客观地处在与市场的关系中,在这个市场中,最普遍的意义得到了界定。它们只是对于学术思维而言才是同时存在的,而这种学术思维是通过截断语言能力与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来阐明词语的意义的。

合法语言在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在这种社会普遍存在性中,有一种固有的一词多义的情形;这种一词多义含有各种可能性,通过对这些可能性加以利用,宗教与政治便获得了其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的效果。在一种区分性的社会里,被称为“普通”名词的东西,例如工作、家庭、母亲、爱,等等,在现实中带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意义,因为同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所使用的是或多或少相同的一种语言,而不是数种不同的语言。语言市场的一体化意味着,对于每一个符号来说,都无疑存在着越来越多的意义。⁵ 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提醒我们,在革命性的情境中,普通的词语带上了相反的意义。事实上,不存在任何中性的词语:例如,研究表明,那些最常用的表达品味的词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常常具有不同的、有时是相反的意义。例如,“soigné”(整洁的、干净的、谨慎的)一词被小资产阶级称许性地加以运用,但却被知识分子所拒绝,因为对他们来说,准确地讲,这一词语唤起了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所有东西,他们精神的卑下和猥琐。宗教语言的多义性,还有它所产生的对诸对立面的统一或对分化的否定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效果,来自下面这一事实:那些在社会空间里占据不同

位置的言说者,对于普通语言进行着生产与接受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隐含着一一种“再解释”的过程,这种再解释也因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图和旨趣;宗教语言则以牺牲这种再解释为代价,力图向所有的群体进行言说,并且所有的群体也都在说这种语言。这一点不同于诸如数学那样的语言,后者只有通过通过对数学家群体的同质性严加控制,才能确保“群体”这一词语的单义性。在与科学相同的意义和条件上看来,被称为“普适性的”宗教实际上并非是普适性的。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有着部分或完全不同旨趣的能动者或能动者群体之间确立一种实践上的共识,就必须求助于中性化的语言。当然,首先是在合法的政治斗争中是如此,但在日常生活的各种事务与相互交往中,情形也依然如此。不管所使用的可能会是什么样的语言,各个阶层之间(或者,在殖民或半殖民社会中的各个族群之间)的交流,总是代表着一种对这种语言来说是关键性的情境。它倾向于促使人们复归到那种最明显地充满着社会性内涵的意义上来:“当你在一个刚离开乡村的人在场的情况下使用 *paysan* (农民) 这个词语时,你永远不会知道他将如何看待这一词语。”因此,再也不存在什么单纯的词语了。这种揭露的客观效果,便是破坏了日常语言表面上的统一性。每一个词语、每一种表达方式,都面临着一种危险,即都带有两种相互对抗的意义,这反映了它们被其发出者和接收者所理解的方式。这种言语自动作用的逻辑,不知不觉地把人们引回到了词语的日常用法中去,带上了所有与之相联系的价值观念和偏见。这种逻辑隐藏着恒久性的“欺骗”危险,而这种欺骗则能够立即摧毁那种通过相互调适的策

略而谨慎维持下来的一致性。

但是,如果一个人把政治与宗教语言的象征性效验简化为一种误解的效果,而这种误解导致在各方面都对立的个体在同一信息中认识自己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完全理解这种象征性效验。专门化的话语能够从社会空间的结构与社会阶层场域的结构之间所暗藏着的对应中获得其效验。社会空间包括政治场域、宗教场域、艺术场域、哲学场域等等,在其内部,这些专门化的话语被生产出来;而这些专门化的话语的接收者们则处于社会阶层的场域之中,并且根据这种场域来解释所接收到的信息。构成各专门化场域及社会阶层场域的各种对立之间的这种同源性,是一种固有的模棱两可的根源,当各种圈内话语在所限定的场域之外传播,且经历一种自动概化的过程,使其不再仅仅是支配或被支配的能动者在特定场域内部的言辞,而是变成对所有支配或被支配的个体都有效的陈述时,这种固有的模棱两可尤其明显。

事实仍然是这样的,即社会科学必须要考虑到语言的自主性、其特殊的逻辑及其特有的运作规则。尤其是,如果不考虑下面这一经常被证明的事实,即语言乃是范例性的形式机制,其生成潜能是无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语言的象征性效果。没有什么不能被说的东西,却有可能什么也没说。通过语言,也就是说,在语法的限度内,一个人可以说出一切东西。从弗雷格^①以来我们已经知道,词语可以无需指代任何东西而仍然具有其意义。换句

① 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 1848—1925),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著有《概念演算》、《算术基础》和《算术基本法则》。——译者